

2213

2

四書會要錄

八佾第三

八佾章

同忍字重。凡亂臣賊子皆始于一念之忍。故夫子以一字詆其八。
孔子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
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
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

八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士故兩之間不

孔子

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斯氏曰：君

須臾處不忍為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成父與

成王

祭

禮

大夫八佾以舞

然惟得

文王周公之廟

若用之此廟亦爲僭也。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

之設於私家非禮也。桓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襲用魯廟之禮樂

而僭天子矣。孔子至庭十字當作一句讀是記者語是可忍九字方

是夫子語是字指舞八佾故記者繫之。愚按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大

夫不得祖諸侯亦爲祭祀之禮有所不便耳魯用天子之禮樂於廟

之廟後遂用之羣公而季氏家有桓公之廟遂用天子之禮樂止可

舞佾所由來也名器稍假漸至無所底止其可忽乎。孰不可忍

有謂指重於舞佾者有謂指輕於舞佾者玩註尚忍爲之則謂輕於

佾者是如端權自便剝下欺君之類

敘魯之季氏以八佾舞於其家廟之庭孔子聞而刺之曰以大夫而

用天子之樂如此越禮犯分之事尚可恬然安意而忍爲之也。則

不義之事。勢不可恬然妄意。而忽爲之乎。其罪大矣。

所以節八音。而行人風。故自八以下。惟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

列

三家章

上章罪其僭。此譏其無知。就雍詩中。摘取二語。醒問他。見無論僭。有罪。且詩之詞義。亦與時事不相協也。

三家者。以雍僖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者。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牲也。

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

穆穆深遠之意。天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

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

曰。周公之政。其大矣。皆孔子之今所當然。惡妄得獨居天子禮樂詩。

王之賜伯也。皆非也。其因節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節。故仲尼譏之。

館 雍武王祭文王之樂歌也。用以徹俎告成禮也。大天祭都宮而歌采。饋堂廟堂也。上章庭亦是廟庭。廟制室外爲堂。堂前爲庭。三家者便是書法正與辟公天子對照。**禮** 即歌於魯君之堂亦屬無取。兄三家乎。樂亦禮中之樂。故註云禮樂必謂僭樂則踰分踰分則越禮。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夫子云云所闕者尤也。魯之不簋不分其聖危言之救乎。

歌 天子祭宗廟徹俎則歌雍。魯三家者竟歌雍以徹。夫子聞而譏之曰。歌詩必有所取。彼雍詩中云相而助祭者。維列國之辟公。主祭之天子。則歌德之容穆穆然恭然而深遠。彼三家之堂助祭者果辟公乎。者果天子乎。不識何所取於此詩而歌之也。其僭也亦無謂矣。

魯桓公庶子慶父爲孟孫氏叔牙爲叔孫氏季友爲季孫氏故

桓

人而章

音此禮樂字以其文言蓋對仁說也。**愚按**此非爲僭禮樂者言也。被

歌雍舞佾并禮樂之文而失之違問其實李氏末二語不用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戶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

解如禮樂何猶云使他不動也仁者本心之全德不仁則平日盡是匪僻之心放逸不敬而無禮之本矣盡是淫邪之氣乖戾不和而無樂之

本矣。○莫說歌來舞佾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他是不仁了。○心裡不如此。外面強做。終有差失。縱做得不差也。表裏不相應。不足禮樂。

敘子曰。禮本於敬。樂本於和。敬與和皆心之德也。故必全乎心德之仁人。乃能用此禮樂。若人而不仁。則其心放逸不敬。而禮之本先失矣。雖日周旋於玉帛威儀之際。猶之無禮。其奈此禮何哉。人而不仁。則其心乖戾不和。而樂之本先失矣。雖日從事於鐘鼓琴瑟之間。猶之無樂。其奈此樂何哉。欲用禮樂者。其必求全乎心德矣。

林放章

旨禮之本。禮之初起也。註禮之全體。則兼文質本末言。○本字有以本。○興言者。有以本初言者。○興註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此本字直作。○興未嘗作中字看。并未嘗作性者。禮之本看也。本始在世運風俗上。○

本體在身心性命上見。放以時方逐末而迴本始在世運風俗上爲合
○辨志云玩本註與范楊二註意直以儉戚爲本有云儉戚非本而近
於本者未是蓋戚是由中而發下不得近字以戚例儉則知儉亦自其
禾彫琢者言之也夫子分明是說誠心爲本誠心於喪禮見之尤切故
旣言寧儉又言寧戚要知禮之本體誠實之意也禮之本來儉
樸之風也儉樸乃誠實之發端以後儀節皆由此起則本來卽無非本
體矣夫子取儉爲本正取其誠實之意耳至文質得中是禮之全體却
不可以本言譬之於花儉則其初吐也中則其全開也只可以初吐爲
本不可以全開爲本但知儉戚總爲真實之意不將二者說壞則理
解自明一將儉字作鄙嗇看則說本不去因有儉戚非本由此悟本之
說矣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敘禮有本來有後起林放見爲禮者尚事繁文而無其實也故問禮之
本謂禮之本來恐不如此也

子曰大哉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
無不在其中矣

解大哉問註有兩截意有關世道一意也全體在中二意也禮之全體
兼文質本末得其本則未有文而文自此生未及末而末自此發故曰
全體在其中

敘夫子以其不隨世浮靡而有契於從先之素志也稱之曰大哉有關
於世道人心者此問也蓋得禮之本而禮之全體卽在其中非細故矣

禮以其著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威則一於哀而文之足也。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足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實，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抔飲爲之，簠簋豆鬯爵之饒，所以文之也。則其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解上句泛以禮言，下句端以凶禮言。冠婚祭皆可謂與其奢也，豈儉惟

喪禮不可故曰寧戚○寧字矯常情之詞非不得已而姑取之詞常情
只知奢易爲愈殊不知寧可儉戚始不失其本也○儉戚是質奢易未
便當得文乃文之過所謂煩文也故儉戚可爲禮之本奢易不可爲禮
之末儉爲正本所在若謂夫子非指儉戚爲本欲就儉戚上悟本然則
所謂本者何物耶細觀註意蓋言禮起於儉喪起於哀故曰本而文則
皆從此生也○禮必本末兼該方爲盡善儉戚只有本一邊故註云雖
未合禮謂未合禮之中也非謂尚不是本而姑取之也儉戚斷不宜說
壞○若於儉之上別加一物爲本不知戚之上更加何物爲本此章較
奢儉與不孫章微異彼論流弊則儉不能無病此論本始則儉原無貶
辭○奢儉不止在用財上凡侈於文物者皆奢凡省去煩文者皆儉○
易訓治亦有輕快便易之意○愚按與寧蓋重之詞非較量之詞語
氣與寧媚於竈相似○孔子云禮初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

追說耳。觀此語則知儉指真實之意。言即此爲本而非鄙吝之謂矣。
夫禮始於儉樸而後威儀玉帛之文以漸起焉。追儀文太過則失於
奢矣。是奢固禮之流弊而儉乃禮之本來也。與其奢也寧儉矣。又如喪
禮始於哀戚而後哀麻辟踊之文以漸增焉。追儀文太勝則止於易矣。
是易固喪禮之繁飾而戚乃喪禮之本來也。與其易也寧戚矣。蓋儉戚
有質而文未備不可謂禮之中。然儉戚質具而文始生則正爲禮之本。
行禮者苟能還醇返樸而力挽其浮靡是則世道之幸也夫。

夷狄章

此痛中國之僭亂而甚之之詞。春秋所以作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
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嘆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

不能盡其道爾

臣諸夏者中國之衆邦也。本文端責在下。尹註似并責上非也。謂君弱臣強不能盡其道耳。

季氏章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嘆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旣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禮記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屬我故。我祭得他。否則氣不與之相感。亦猶士庶人不敢以他人之祖禰而祭之于已廟也。先王豈故爲等殺以別尊卑耶。○與字非詰問之詞。乃切責之詞。○有此實理。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歆享。以季氏而祭泰山。是無此實理矣。縱極其誠敬。亦不相干涉。○進林放意不重。夫子爲此語。豈林放問之時。正季氏旅之時歟。○**愚按**不曰諫而曰救。迫言之也。季氏本意原爲求福。明神不享。並懾之以禍矣。深於救也。○此語自在將旅未旅之時。然卽旅過亦要救。

按季氏將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爾爲季臣。竟不能救正其僭竊之罪。歟。對曰。求力不能。子嘆曰。嗚呼。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之本。曾謂泰山之神聰明正直。反不如林放之知禮。而享季氏之祭乎。徒爲僭竊。亦何益也。

無爭章

子曰此就氣象上觀。君子不言。君子之心。而其心。卽此可見。○以首句爲主。下卽其至易爭者。以明其無爭也。升下飲三層俱以揖讓貫。○愚按此想慕君子恭遜之風也。無爭如此。則平日之涵養德性。變化氣質者。何如亦可思所由來矣。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觴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注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王容。遜主事。無所爭。要講得細。此心中未忘。了屈伸勝負。稍起計較。便謂之爭。○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

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已者之心。勝者亦畧無一點喜勝之心。惟見其相與雍容揖遜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謹厚之士。隱默自守。是非可否。不與人較。鄉愿之流。闖然媚世。是非可否。故意含糊。老莊之徒。托爲高論。齊物我均得喪。三者似無爭。却不是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愚按爭之根有二。驕也。忌也。驕則視已勝人。忌則恐人勝已。君子克已既深。則心公公。則萬物爲一體。君子學問既久。則心虛。虛則惟見在已之不足。此無爭之源。而禮陶樂淑。又所以涵養其氣質者也。○不徒曰無爭。而曰無所爭。實徵之於事也。大而名利得失。小而周旋酢醑。總無所爭。射有大射。賓射。燕射。註獨舉大射。而其餘該之。

子曰。人情好勝。爭必易生。而君子處已恭遜。與人相接。一切勝負得失。總無所爭。必求其所爭。意惟射之時乎。蓋射則勝負相形。爭必不免。然吾觀君子之射也。始而升堂以射。不遽升也。三揖三讓。而後升。射畢。

而下。不遽下也。三揖三讓而後下。衆耦射畢。勝者復揖。不勝者升堂以飲。亦必三揖三讓而後升堂以飲。始終雍容揖遜。勝者不驕。負者不忌。卽以爲爭。其爭也亦誠君子矣。豈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乎。無爭若是。其所養者可知矣。

大射必有耦。天子八諸侯六。大夫三。各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以俟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奠於上。勝者揖。不勝者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凡飲酒。賓客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